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

□张丹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既是落实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应对市场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当前，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现象，党建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之外，未能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和服务保障作用。因此，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探索二者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对于国有企业坚守初心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激活发展动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内涵要求，从政治引领、融入中心、创新驱动、治理机制、队伍建设五个维度构建融合路径，为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协同发展提供思路参考。

一、强化政治引领，确保融合方向与新发展理念同频

政治属性是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党建与生产经营的融合必须以强化政治引领为前提，确保企业发展方向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一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战略决策。国有企业党组织需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在企业发展战略制定和重大经营决策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标尺，审视项目可行性、产业布局合理性和发展可持续性。严格落实党委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制度，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企业发展规划，确保生产经营始终贴合国家战略导向。二是压实党建责任与经营责任的协同联动。建立“党建责任制与经营责任制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工作机制，将党建工作成效纳入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推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在分管业务中嵌入党建工作要求，形成“抓党建促经营、以经营促党建”的良性闭环，从制度层面保障融合工作常态长效推进。

二、融入中心工作，以党建效能激活生产经营动能

党建工作的生命力在于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需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一是围绕生产经营重难点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以“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等载体为依托，引导党员在技术攻关、市场开拓、降本增效等关键环节主动担当、率先突破。聚焦生产经营瓶颈问题，常态化开展“党建+项目”攻坚行动，组建党员突击队，聚力破解供应链稳定、产能提升、质量管控等实际难题，让党建成为破解经营难题的有力抓手。二是将党建工作要求嵌入经营管理全流程。在企业管理制度修订中细化党建相关内容，在班组建设中设立党小组，在绩效考核中融入党建考核指标。通过全方位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从“软任务”转为“硬指标”，全面融入采购、生产、销售、服务各链条，实现党建与业务工作无缝衔接、深度融合。

三、聚焦创新驱动，以党建赋能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

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首要内容，国有企业党建需紧扣创新驱动发展主线，为企业技术突破和管理升级注入持久动力。一是引领创新战略落地见效。党委牵头统筹制定企业创新发展规划，明确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实施路径，将研发投入、创新成果转化等纳入年度重点工作清单。以党建凝聚全员创新共识，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动跨部门协同、产学研深度融合，为创新团队提供资源支撑，健全完善创新容错纠错机制。二是搭建党员领衔的创新实践平台。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发挥党员技术骨干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职工开展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改进。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对党员牵头参与的创新项目给予专项奖励，将创新成果与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直接挂钩，营造全员创新、主动创新的浓厚氛围。

四、完善治理机制，以制度建设保障融合规范化长效化

新发展理念强调协调与共享发展，国有企业需健全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实现党建与生产经营制度层面的深度衔接、有机统一。一是压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严格落实“党建入章程”要求，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边界和工作规范，推动党组织内嵌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各环节。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工作机制，推动党委班子成员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实现治理主体协同联动、信息互通共享。二是构建融合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打造“党建+经营”双维度考核模型，同步考核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成效、党建工作对经营指标的赋能贡献，涵盖市场份额提升、成本压降、质量优化等核心内容。考核结果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公示，主动接受职工监督，并作为班子调整、薪酬分配、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确保融合工作有约束、有激励、有实效。

五、坚持共享发展，以队伍建设夯实融合组织基础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需坚持以职工为中心，通过建强职工队伍实现企业与职工共建共享、共同发展。一是推进党员队伍与职工队伍协同培育。深入实施“双培工程”，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推动党员队伍与经营管理、专业技术队伍双向赋能、整体提质。常态化开展师带徒、技能比武、岗位练兵等活动，依托党员骨干传帮带提升全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构建党员职工携手成长、共同进步的良好格局。二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组织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座谈交流、一线走访等多种渠道，广泛倾听职工心声、收集职工诉求，切实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工作环境、完善福利保障、畅通职业发展通道。依托“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实践活动，切实提升职工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充分调动职工参与生产经营、投身企业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汇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以政治引领为根本、以融入中心为核心、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队伍建设为基础，推动二者从“物理结合”实现“化学反应”的质变升级。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的核心路径。国有企业需牢牢守住党建引领的“根”与“魂”，将新发展理念贯穿融合发展全过程，持续破解实践中的难点问题，让党建工作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为服务国家战略、助力共同富裕贡献国企力量。

（作者单位：贵州黔通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顿河风起

□赵向前

莫斯科的秋天，煤灰落在窗台上，跟雾气混在一起，擦也擦不净。

肖洛霍夫住在棚户区尽头一间木板搭的偏房里，隔壁是铁匠铺，白天锤声震得窗纸嗡嗡抖，夜里冷却下来，四处漏风。他桌角那叠稿纸被风吹起过好几回，每次他都得趴在地上捡，按页码排好，拿搪瓷缸压住。

这是他到莫斯科的第四个月，顿河草原上的草应该已经枯黄了。他想起临走那天，母亲往他包袱里塞了三个黑面包，用一块旧蓝布裹着，说路上啃。到莫斯科第二天面包就长了绿毛，他抠掉继续吃，吃到第三天才彻底扔掉。

他没有文凭，没有介绍信，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双靴子，底子快磨穿了。他托人找了码头扛包的活，一麻袋一麻袋往货车上搬，腰酸得晚上躺不下去，就侧着睡，稿纸垫在枕头底下，怕被老鼠啃了。后来又在街角杂货铺记账，掌柜姓杨，矮胖，算盘珠子拨得飞快，每次看他低头写字都要凑过来一眼：“又写你那草原呢？写了能换几个铜板？”

他笑一下，不接话。

夜里回到棚屋，屋里冷得像地窖。他拿碎布条塞住窗缝，点起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到最短，省油。铁匠铺收工后整条街安静下来，远处偶尔有马车碾过石子的声音。他把白天攒在脑子里的句子铺到纸上，写顿河边的老人、孩子、马匹、风雪里赶路的女人。写到后面手指冻僵了，握不住笔，他把手捂在腋窝底下暖一会儿，再接着写。

每周一次的文学交流会在城东一栋灰楼里办，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五分钟才敢推门。里头灯火通明，木质地板擦得亮，年轻人们穿着过的衬衫，手里端着搪瓷杯，聊他听不懂的人名和刊物。他站在角落，衣袖上还沾着杂货铺的灰。

有人问他做什么的，他说扛包、记账。那人“噢”了一声，退后半步。

第四次还是第五次，他终于鼓起勇气把稿子递给资深编辑彼得罗夫。彼得罗夫五十来岁，头发梳得整齐，衣领笔挺，翻开稿子的时候左手食指轻轻在纸面上划，翻了三页，眉头拧起来。

“你的文字太沉。”彼得罗夫把稿子合上，没有推回来，就搁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指尖还按着封面，好像怕它自己翻开。“现在要的是提气的东西，你写这些——”他翻开一页扫了一眼，“一个人在战乱里犹豫要不要上马，想了半页纸。这种写法没人要看。”

肖洛霍夫说：“可是真实情况就是会犹豫的，我认识的人——”

“真实不代表值得写。”彼得罗夫把稿子彻底合拢，往前推了半寸，“年轻人，你要往大了写，往亮了写。格局放开些，不要总盯着乡野那点事。”

旁边几个人在低声说话，有笑声。肖洛霍夫低头看见自己袖口脱了线，一根白线头垂下来，晃来晃去。

他把稿子拿回来，说了声“谢谢”，声音比他预想的小。

出灰楼的时候晚风灌进领口，他打了个哆嗦。路灯亮了，隔很远才一盏，光线昏黄，照不透雾气。他走得很慢，稿纸夹在腋下，手指捏着边角捏得太紧，指甲在纸面上掐出几道月牙印。

回到棚屋他摔上门，木板墙震了一下。

没开灯。他把稿纸掏出来想撕，纸厚，指甲劈了也没撕动。他气得把整往地上一砸，踢翻了脚边搪瓷盆，泡着衬衫的肥皂水淌了一地，湿了最底下几页。

他蹲下去捞，手指冻得发僵。湿掉的纸捏起来软塌塌的，墨迹化开，字糊成一团。那页写的是顿河边一个老头，战乱丢了两个儿子，每天黄昏坐在河岸上，等一艘永远不会靠岸的船。“船”字成了一团黑点子。

他盯着那个点子看了很久。

下午彼得罗夫推稿子的时候袖口露出一截金表链，表链晃了一下落回袖子里去了。他自己的衬衫泡在凉水里，领口磨毛了，第二颗扣子用白线缝过三回。

他站起来了一脚床腿。木床嘎吱响，没塌。隔壁铁匠敲墙，“半夜了吵什么！”

他没回嘴。坐在床沿上，手肘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看地上的肥皂水慢慢渗进砖缝。窗缝里的风扑在脸上，带着煤灰和湿木头的味道。

他忽然想，彼得罗夫要是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没有灯，衬衫泡着，隔壁嫌他吵——大概更确信他不配了。

他伸手去够地上那张得最厉害的稿纸，湿的，摊在膝盖上用手掌慢慢抹平。那个糊掉的“船”字旁边，还能辨认出半句：“……河水还是那个流法。”

“算了，”他自言自语，“明天再抄一遍。”

后来的日子没什么变化。他还是在码头和杂货铺之间跑，夜里继续写。投稿寄出去，退回来，再寄。偶尔有一两篇短东西发在不起眼的小报角落，没有稿费，样报寄到棚屋，他压在枕头底下，过几天被汗软了也舍不得扔。

有一回在街上碰见彼得罗夫，对方点了点头，问：“还在写？”

他说还在写。

彼得罗夫笑了一下，“坚持是好事，不过方向要对。”

他没接话。等彼得罗夫走远了，他低头看见自己鞋头裂了条缝，回棚屋拿旧皮带剪了一块补上，用锥子扎眼儿，线勒得手心疼。

后来他渐渐不去交流会。每个星期六晚上，铁匠铺歇了，他在屋里铺开纸，写。有时候一晚上写不满一页，字涂了又改，改了又涂，煤油烧完了就用月光凑合一阵。月光从窗缝挤进来，薄薄一层铺在稿纸上，他凑近了看，鼻子几乎贴到纸面。

第二年开春，他收拾包袱回了顿河。

回去那天草原上的雪刚化完，土是湿的，踩下去一个深脚印。他蹲在河边洗了把脸，水凉得牙齿打颤，但河面宽，天也宽，不像莫斯科的巷子那样压着人。

他白天跟乡亲下地，晚上坐在河边写，风大就把稿纸压块石头。村里的老头们爱跟他说话，说过去的事，说谁家儿子死在战场上，谁家女儿嫁出去再没回来。他拿铅笔在纸边上记，铅笔芯断了好几回，拿小刀慢慢削。

有个老太太跟他说，她男人走了四十多年了，她每天黄昏在门口坐一会儿，不为什么，就坐着。他听了没说话，回去写了一整夜。

《顿河故事》是三年后出的。

书出来的时候他在村里帮人修牛棚，浑身泥。邻村一个念过书的年轻人跑来告诉他，说莫斯科那边在传你的书，好多人买。他嗯了一声，接着钉木板。钉子歪了，他用钳子拔出来重新钉，锤子砸在手指上，他甩了两下手，没当回事。

后来那些曾经摇头的人、退稿的人、说他格局小的人，陆续有信来。有的客气，有的热情，有的拐弯抹角攀交情。彼得罗夫也托人带了一句话，说是“当初看走了眼”。

肖洛霍夫没回信。那信搁在窗台上，风吹翻了几页，他顺手拿搪瓷缸压住。

有人从莫斯科专程跑来见他，带着酒和问题，问他熬了那么久终于翻身，心里痛快不痛快？

他站在顿河边上，长风把衣襟吹得哗哗响，河面上碎金一样的光晃来晃去。

他看了那人一眼，摇摇头，笑了一下。

没说话。

河水往前淌，年年都是这么淌的。他转身往回走，裤腿上还沾着泥，鞋底磨偏了，走起来一脚深一脚浅。

远处草原上有人骑马过来，蹄声碎碎的，越近越响。

他抬手遮着太阳往那个方向看。

她在马来西亚追剧

□张春燕

那日，在马来西亚港口城市波德申郊外，几位重庆人想寻一处可以吃上麻辣鲜香味儿的好地方。

公路边，一个指示牌粘住了我们的目光。牌子上是三个醒目的中文字——“知味轩”，单这名字，就博得了一行人的好感。知味呀，想必有好滋味呢！于是朝着牌子所指的方向走去。

那是一家店面不大、干净明亮、中文元素满满的饭馆。我们一进去就询问：“谁可以说中文？”

“我可以喔！”比这声音晚几秒走到我们面前的，是50来岁、白净微胖的老板娘。她微笑着把我们迎进收银台旁边的小饭厅，拿出中文菜单，让我们挑选。

其时，是下午的4点钟，距吃饭时间还早。我们每人点了一个椰子，跟她说，我们先喝着聊着，到了饭点再点正餐。她微笑着回应：“没问题，坐多久都行。”几分钟后，我们选好的椰子送进来了。她这店里开椰子的方式，不像我们习见的在上面钻个孔后插入吸管，而是开出一个正方形的口子，里面雪白嫩滑的椰肉就露了出来，可以用勺子掏出来吃。

吃着椰肉，喝着椰汁，刷着手机，我们在那干净又安静的小店里玩得很惬意。

不远处，隐约传来中文电视剧的声音。那声音来自老板娘横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这声音勾起了我作为一个对世情人心敏感的写作者的好奇心与探究欲。

于是，走到老板娘旁边，跟她聊了起来。

老板娘属于第四代华裔，她正在追的，是电视连续剧《藏海传》。这些年里，她紧追中国大陆出品的古装剧，《还珠格格》《甄嬛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庆余年》都看了，中国大陆上演的热播古装剧，她基本没有错过。

她饶有兴致地告诉我，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大陆古装剧是《那年花开月正圆》。喜欢那个漂亮善良、果敢仗义、很有经商天赋、不走寻常路的女老板周莹，喜欢看她的传奇故事、精彩人生。虽然自己做点小生意，没有她那么能干，但这剧在给她快乐享受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了她一些触动和启发。在新加坡打工16年、母亲生病后才决定回来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的她，在开这家店时，专门请了几位中文水平较高的亲朋帮忙斟酌名字，最终选定了大家一致认为好听、好记、有吸引力的店名。店里请的厨师只擅长做马来西亚当地人爱吃、常吃的菜品，她专门联系了在吉隆坡的一家中餐馆，送厨师去学习了常用中餐的制作方法，同时将自己学到的中国饮食文化讲给厨师。现在，厨师可以兼顾大多数人的口味，小店在服务当地人的同时，吸引到更多来此旅游的华人，尤其是下榻周边酒店的华人。

饭点到了，我们开始点餐。我点了一个苦瓜肉片盖饭，苦瓜脆嫩，肉片香醇，清鲜下饭，吃得很开心。加上椰子，那个下午我在她店里总共消费了20元马来西亚币。小小支出，换来营养、美味又快乐的体验。

吃罢饭，付过钱，我们起身告辞，女老板让我们继续在店里玩儿，小店里一直有客人，但还有少量余座。我们说想出去转转，她告诉我们：你们转一圈了，还可以来这边坐着玩儿。

出店后，几个人在街边瞎溜达，看景看车看人，看以中文命名的各种店铺。遇见同团的几个伙伴，他们还在找地方吃饭。于是，向他们推荐了那家店。第二天，他们在我面前夸赞那家店环境可以、味道不错、老板娘很贴心、服务态度好、价格也便宜。那是呀，但凡有一样不好，我都不会向他们推荐的。

老板娘的儿子和媳妇，属于第五代华裔。他们只会简单的中文，如客人进去时的问候，出门时的送别，还有我带客人进他们店时的致谢。不知道他们的后代——第六代、七代以至N代华裔，还有没有人会以那样的热情追中国古装剧，跟我们无障碍交流？有些担忧，更多的是期待。

告别波德申，马六甲海峡的浪涛还在耳畔激荡，长长的金色海岸线在视频里延伸，善良热情的华裔老板和她追中文古装剧的场景，也在回忆中不时闪现。

屠格涅夫：为弱者执笔的贵族作家

□刘万峰

俄国奥廖尔省的秋日总是来得很早，金红的落叶铺满庄园的林荫道，踩上去沙沙作响。屠格涅夫就降生在这片土地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他的母亲拥有大量土地和数千名农奴。童年记忆里，庄园的华丽掩盖不住皮鞭抽打的声响。母亲专制跋扈，动辄对农奴施以毒打。小屠格涅夫躲在窗帘褶皱里，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屏住呼吸听着外面的声响。

他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场景：犯错的农奴被按在长凳上，衣衫被撕开，皮鞭落下，鲜血瞬间渗出来，染红粗糙的布衣；年轻的夫妻被主人随意转卖，临别时攥着彼此的手不肯松开，却连一句完整的告别都不敢说；瘦弱的孩童像牲口一样被牵到集市上，眼神里满是惶恐，不知未来会落入谁的手中。

那些无声的眼泪，那些被肆意践踏的尊严，像一把冰冷的尖刀，一刀刀刻进少年柔软的心底。后来他在文稿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仇恨农奴制，这种仇恨在我血液里流淌。”

十六岁那年，父亲的离世像一块巨石，砸破了家族表面的平静。“你是贵族的儿子，将来要继承家业，守护我们的地位，守护这个阶层的荣耀。”母亲一字一句告诫他，语气里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可屠格涅夫只是低着头，沉默着，没有点头，也没有应声。他没有走上母亲铺好的路，而是悄悄拿起了笔。那不是能挥砍的利剑，没有冰冷的锋芒，却藏着比武器更强大的力量——能刺破黑暗，能唤醒良知，能让沉默的苦难被世人看见。

母亲离世后，那段藏在心底的痛苦记忆，终于化作了文字。他写下《木木》，笔尖落下时，仿佛又回到那个阴冷的午后。故事里的哑巴农奴憨厚而沉默，小狗木木是他黑暗生活里唯一的光，是他唯一的朋友。可他却被迫亲手将心爱的小狗扔进河里，看着它在水中挣扎、沉没，自己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只能任由泪水无声滑落。

这个让无数读者心碎的情节并非虚构。当年，母亲只因一时不快，便下令淹死一条农奴心爱的小狗，小屠格涅夫就站在不远处，亲眼看着小狗被扔进冰冷的河水，看着农奴悲痛欲绝却不敢反抗的模样。他把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写进小说，文字里的绝望与悲悯，像一道惊雷，震得整个俄国文坛为之颤抖。

但真正引爆舆论的是《猎人笔记》。他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这些随笔式小说。在此之前，俄国文学中的农民要么是粗鄙的笑料，要么是苦难的背景板。屠格涅夫第一次把他们塑造成有尊严、有情感、有独特精神世界的独立个体。他们会在夜晚歌唱，会仰望星空，会在爱情面前羞涩，会在压迫面前保留最后的倔强。这本书出版后，沙皇政府震怒，负责审查的官员被撤职，屠格涅夫被拘捕，后又被软禁在自家庄园。但他知道，自己赢了——因为有些话一旦被说出来，就再也没人能把它塞回沉默里。

如果说反抗母亲和农奴制是他对外的战役，那对女歌唱家波琳娜·维亚尔多的单恋，就是他内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角落。

二十五岁那年，在一场盛大的演出中，他遇见了舞台上光芒四射的波琳娜。她的歌声婉转悠扬，眼神温柔动人，一瞬间就撞进了屠格涅夫的心底。遗憾的是，波琳娜已嫁为人妻。从此，屠格涅夫踏上了一场长达四十年的追随。他在她演出的每个城市租房居住，与波琳娜一家保持密切交往，长期陪伴左右，终生未娶。这听起来卑微，像一个永远得不到回应的影子。但正是这种不求回报的忠诚，让他体会到了爱的另一种形态——爱不是占有，不是征服，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守护。这份情感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初恋》中少年对年长女性的朦胧倾慕，《烟》中无法摆脱的旧情纠缠，《贵族之家》中错过一生的遗憾——都从这段单恋中汲取养分。

屠格涅夫的作品影响了全世界。托尔斯泰称他为“伯乐”，高尔基视他为导师，伍尔夫、海明威也对他的文笔赞叹不已。在中国，鲁迅直言他的作品“经久不衰”，巴金更把他当作一生的精神支柱。这些伟大的作家从他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立场——站在弱者一边，用文字为沉默者发声。

他从出生那一刻就站在了金字塔顶端，却选择拆掉脚下的阶梯，跳进深渊，用笔在黑暗中点燃火把。他的成功不是爬上更高的地方，而是让自己成为能照亮低处的人。他背叛了整个贵族阶层，从顺从的儿子变成母亲眼中的“逆子”，从注定继承压迫的人成为压迫的终结者——哪怕只是在自己笔下。他知道自己早已不是那个庄园里的贵族少爷，而是农奴的朋友，是弱者的歌者，是自由最后的守夜人。

从赌桌泥潭里长出的文学丰碑

□韦乙

深秋的彼得堡寒风刺骨。一间四面透风的阁楼小屋里，壁炉里的炭火早已燃尽，陀思妥耶夫斯基蜷缩在破旧的木椅上，冻得瑟瑟发抖，桌前散落着空空的面包纸袋，还有一叠墨迹未干的手稿。

就在昨夜，他又一次输掉了身上仅剩的几个卢布。

赌场里的喧嚣还在脑海回响，轮盘转动的咔咔声像无休止的魔咒，纠缠着他不肯消散。每一次孤注一掷的心跳、输光后的颓然绝望，都让他深陷自我厌恶的泥沼。他明知赌博是无底深渊，却仍旧一次次怀揣翻盘侥幸奔赴赌场，最终只换来债台高筑、满目狼藉。

房门被轻轻推开，妻子安娜端着一杯温热的白开水走进来，眼底藏不住疲惫与心疼。她望着丈夫憔悴苍白的面容，轻声叹息：“又输光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喉结滚动，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只能沉沉点头。多年癫痫顽疾缠身，加上夜夜沉溺赌局、心绪焦灼，他眼窝深陷，身形枯瘦，全然没有文人的儒雅体面。

“我们已经没有余钱了，债主再过几日就会上门。”安娜声音带着哽咽，“你手里的笔能写出光明与出路，为什么偏偏要陷在赌局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惭愧地低下了头。他不是不醒悟，只是太难挣脱。年少成名，一篇《穷人》让他惊艳俄国文坛，本该顺风顺水的人生，却因一场无妄之灾彻底改写。当年因参与进步思想团体活动、传播反农奴制的进步言论，他被沙皇政府逮捕，判处死刑。生死一线之际，沙皇赦免令骤然抵达，死刑改为十年西伯利亚流放。

四年苦役、六年随军，极寒荒原、繁重苦役、鱼龙混杂的囚室，他熬过了地狱般的岁月，看尽了人性的善恶真伪。重回彼得堡时，他满身风霜，心智沧桑，却也背负着无尽的生活重压。

他早年旅居欧洲时染上赌博恶习，而后兄长猝然离世，前妻重病去世，加之巨额债务缠身，人生彻底坠入低谷。他愈发沉溺赌局，妄图翻盘自救，却在赌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望着窗外沉沉暮色，陀思妥耶夫斯基低声自语，像是回应安娜，又像是告诫自己：“我赌的从不是钱财，是绝境里的一丝希望，可我终究选错了路。”

彼时的他，是旁人眼中荒唐落魄的赌徒：负债累累、意志摇摆、屡教不改。没人相信，这个深陷世俗困顿、满身瑕疵的男人，终将撑起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深度。

绝境终会逼出最坚韧的灵魂。当所有退路尽数断绝，当赌桌的侥幸彻底破灭，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开始悔悟。他将所有挣扎、痛苦、愧疚、顿悟，尽数倾注于笔尖。

阁楼成了他唯一的天地，文稿成了他唯一的救赎。癫痫病时常骤然发作，剧痛席卷全身、四肢抽搐僵硬，他便静静躺卧片刻，待阵痛褪去，立刻撑着身子坐起，继续伏案书写。长夜漫漫，寒屋孤灯，他以笔墨为刃，剖开人性的褶皱，书写底层人的挣扎、普通人的善恶、绝境中的灵魂博弈。

那些沉沦赌桌的悔恨、亲历苦难的通透、看透人性的清醒，都化作了文字的力量。无数个不眠之夜，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取代了轮盘的嘈杂，成为他余生最安稳的回响。

这一年，《罪与罚》缓缓落笔成书。

这部浸透了他血泪与自省的作品，一经问世便震撼俄国文坛。书中没有完美的圣人，只有挣扎的凡人；没有绝对的善恶，只有真实的人性博弈。世人在文字里读懂了苦难的重量，也看见了灵魂救赎的可能。曾经那个被诟病、被轻视的落魄赌徒，一跃成为撼动时代的文学大家。

此后数年，他彻底告别赌局喧嚣，沉心深耕创作，接连写下《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传世经典。他的文字，永远带着撕裂般的真实与深刻，不回避人性的阴暗，不掩饰人生的困顿，却总能在痛苦的底色里，开出救赎与希望的花。

世人常说，列夫·托尔斯泰写尽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写尽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这份深度，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天赋，而是他摔进世俗泥潭、熬过命运炼狱、挣脱人性弱点后，换来的灵魂通透。